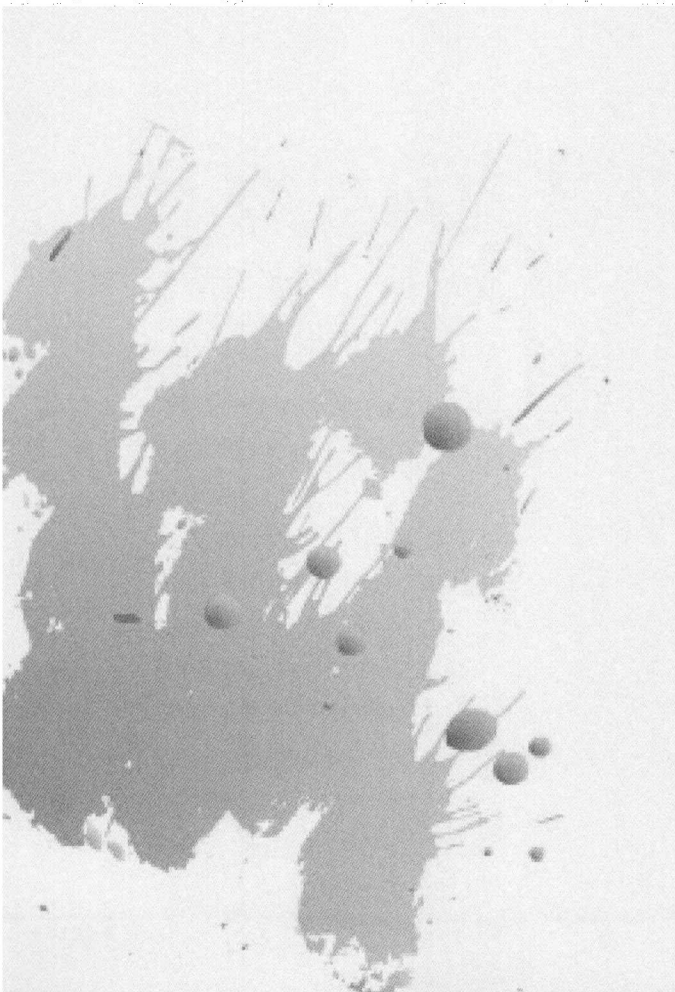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- 楔子 / 3
- 第一卷 焚城 / 5
- 第二卷 血战 / 57
- 第三卷 陷落 / 159
- 尾声 / 258



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格外冷，有人要抗日，有人要剿灭“共匪”，有人要逃亡，各种消息甚嚣尘上，表面宁静祥和的长沙，早已暗流激荡，人心惶惶。

对于茶园巷胡家裁缝铺子当家主事的奶奶来说，目前最头疼的还是生计问题，独子胡长宁在湖师大做教书匠的薪水还算丰厚，但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实在捉襟见肘，何况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，不懂世道艰难，口口声声让所有孩子受最好的教育，舍不得让女儿辍学。两个女儿有了父亲撑腰，以为读了书就了不得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一点姑娘样子都没有，让奶奶恨得牙根发痒。

冬天原本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偏生遇到这样乱七八糟的世道，大家都是朝不保夕，谁都没心思做新衣裳。奶奶把原本不屑做的缝缝补补招牌都打出来，还是门可罗雀，只得整天拎着小板凳坐在门口，一边眼巴巴等生意一边给几个孩子改衣裤。小的是对龙凤胎，已经快十四了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小小年纪就知道爱漂亮，衣服有一点不合身，有一个补丁都不肯穿，真是愁人。

胡家是湘潭的大族，奶奶嫁的胡铁树排行第十，因此称为胡十奶奶。奶奶快七十了，身体十分好，牙口也不错，现在还能吃蚕豆，每天颠着小脚跑来跑去，一刻都不肯闲着。她当年是长沙街上出了名的漂亮泼辣能干，嫁了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，年纪轻轻就积攒了丰厚家底开了这个铺子，可惜命不好，丈夫早早过世，自己又带着孩子跟本家决裂，无依无靠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当时上门求亲的不断，来打主意的混混也不少，她随身带着利剪，吓唬住一些坏家伙，才算过上了安生日子。

她靠一手好裁缝手艺把独子培养出来，还精心挑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学徒，养大后做儿媳妇，多年来家庭和和美美，羡慕旁人。媳妇肚子也争气，生的龙凤胎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，连湘潭的胡家也腆着脸来巴结，真让她扬眉吐气。

胡长宁像父亲，面貌端正严肃，不苟言笑，实则性子懦弱，没什么主见，而胡刘氏总是低眉顺眼，面容柔和得犹如雾里看花，比起父母，湘君三姐弟倒比较像奶奶，瓜子脸，大眼睛高鼻梁，只是湘君容貌秀美，而双胞胎多些英气，街上的人都说，湘湘和小满横眉怒目的时候，活脱脱就是年轻的胡十奶奶。

长得好没用，三姐弟连同胡刘氏收养的外甥刘明翰都不省心，刘明翰从小聪明上进，成绩优异，还考上鼎鼎有名的湖大，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一门心思救国救亡搞运动造反，而胡长宁这次也犯了倔，不但不制止，还推波助澜出歪点子，奶奶一肚子不如意堵在胸口，已经很久没跟儿子说话。

错。”薛君山目光中陡然生出几分热度，并不接茬，反倒笑吟吟看向奶奶。

奶奶终于清醒过来，将湘君拽到自己身边跪下，十指随着呼吸紧了又紧，刻意避开湘君的视线，赔笑道：“长官能看上我家湘君，确实……确实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们胡家的福气，只是湘君还在念书，念大学，算个女秀才，长官要是随随便便带走……那可不成，我们胡家……”

薛君山笑道：“随便带走不行，那明媒正娶如何？”

“你白日做梦！”湘湘和小满同时跳起来出去搬救兵，却被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堵在门口，抱在一起瑟瑟发抖。

湘君来来回回地看，目光最后落在薛君山脚尖，终由惊恐变成绝望。

有了湘君的肩膀作为支撑，奶奶这次总算站起来，赔笑道：“大孙女婿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别在家里舞刀弄枪的，吓坏你的弟弟妹妹，我老人家心疼呀！”

薛君山一声令下，两个黑洞洞的枪口立刻消失不见，他俯身逼到湘君的眼前，用哄婴孩一般的温柔声音道：“我像不像猪八戒？”

湘君悄然颤抖，垂下眼帘默默摇头，双手绞在一起，下意识按在奶奶刚抓出的青紫痕迹上，薛君山揪着她衣领顺势拉入怀里，仰头大笑，愈发显得面目狰狞。

刘明翰中午被抓，胡长宁下午上课前就得到消息，请了假四处奔波，一筹莫展，天黑时分才灰溜溜回来，发现一切已成定局。湘君还是被薛君山带走了，美其名曰去南正路看房子，小满和湘湘被奶奶锁进房间，都成了霜打的茄子，怎么唤也不吭气。而胡刘氏哭累了，昏沉睡去，家里只有奶奶仍然精神百倍地四处忙活，就是绷着脸不肯开口。

胡长宁悔恨难当，在奶奶身后跟了一阵，扑通跪下来，哽咽道：“母亲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您说句话吧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奶奶低头看着自己一双小脚脚尖，长叹道：“还能怎么办呢，舍了这个大的，希望能保住两个小的，你以后别再犯糊涂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啊！”

胡长宁闷闷应下，发现一会工夫就已夜色深沉，起来摸索着往外走，奶奶头也不回道：“别去了，那人说了，要等成了亲才能回，你看好两个小的，让他们别惹祸。”

胡长宁停下脚步，良久才应了一声，继续摸索着往里面走，跨过门槛时脚没提起来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双胞胎从门缝里看见，惊恐不安地叫“爸爸”，胡长宁也不管他们能否看到，奋力挤出笑脸，连声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。”

“爸爸，开门，我们饿了！”双胞胎同声呼喊，胡长宁忽而想到两人多年来神奇的默契表现，坐在地上不知所谓地笑了一阵，许久才起来，慢悠悠为他们开门。

“爸爸，我们去救姐姐！”两人拔腿就跑，很快没了影，而胡长宁也无心唤回，就着熹微的亮光蹲在花盆前看一株蒜。奶奶挥舞着锅铲追出来，跳脚痛骂，胡刘氏不知何时起来了，不声不响接过锅铲走进厨房，奶奶没了脾气，搬了一条板凳出来，在凛冽寒风里咿咿呀呀唱《梁祝哀史》。

自从湘君怀孕，薛君山如临大敌，天天在家呼呼喝喝，奶奶借口要看铺子，不肯来住，胡长宁和胡刘氏既舍不得女儿，又不敢丢下母亲，两边跑得辛苦，对一天到晚胡闹的双胞胎更加苛责，小满和湘湘动辄得咎，不喜欢回薛家公馆，不上课的时候就成了无头苍蝇。

两人本来要去送同学金凤的哥哥，金凤老家在南京，父母回去接家人来避难，孰料南京告急，父母一去不返，杳无音讯，她哥哥不放心，准备冒险去一趟。火车站炸了，谁也走不成，几人没了主意，小满和湘湘在金凤家门口发了一会呆，见金家兄妹无心招呼，悻悻然告辞，叫了一辆黄包车回茶园巷看铺子。

出乎预料，铺子没有开，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孩蹲在门口呜呜直哭，女孩显然经历过一场大劫，灰头土脸，满身血污，辨不出面容。

两人面面相觑，当这是个乞丐，只想快点打发走，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。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两人猛一回头，奶奶抓着一个南瓜劈头盖脸打来，怒吼道：“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是秀秀！”

秀秀其实跟胡家并无多少关系，胡刘氏弟弟早逝，弟妹扔下不到三岁的刘明翰，改嫁给长沙街上另一户刘姓人家，生了秀秀和一个儿子。弟妹对刘明翰心怀愧疚，平日并不走动，倒是秀秀崇拜这个优秀的哥哥，经常偷偷来玩。

秀秀抹了抹脸，起身就是一阵摇晃，就势扑到奶奶面前，抱着她的腿嚎啕痛哭，“奶奶，我家没了，爸爸妈妈没了，弟弟没了，都没了……”

湘湘和小满目瞪口呆，顾不得脸上火辣辣的痛，慢慢蹲在秀秀身边，两人在众星捧月下长大，从来不知道怎么安慰人，此时此刻更无言以对，湘湘回想起刚刚想打发她走的那一幕，抽了自己一巴掌，掏出手帕为她擦脸。

奶奶接过硬帕，用力把秀秀拽起来，小满打开门，踉踉跄跄端来热水，又和湘湘一起蹲在她身边发傻。秀秀哭了一会，眼看天色不早，眼巴巴在三人脸上看来看去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，咬了咬下唇，一步步往外走。

依胡长宁那种书呆子脾气，凡事都要做到最好，确实养不起另外一个孩子，而薛君山虽然不会亏待他们，但那种污七八糟的钱哪里能拿，奶奶左思右想，柔声道：“秀秀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留下来跟奶奶学裁缝吧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秀秀已经扑倒在她面前，咚咚咚猛磕头。

门口，刘明翰手里的纸包掉在地上，默默跪下来，咚地一声，额头触地，久久不起。

一挂鞭炮在门外惊天动地响起，薛君山手下两人冲进来，乐呵呵道：“恭喜恭喜，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！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奶奶一连叫了三声，牵着秀秀的手颤巍巍往后走，秀秀看到胡铁树的遗像，再次跪下来拼命磕头，奶奶慌忙拉住她，指着遗像咧咧嘴想说什么，冲出口的，却是一声沉闷的哭声，好似压抑了多年才得以释放的欣喜，更像无从诉说的悲伤。

沙城安静祥和的样子，只是出了南正路就是另一番景象，街头巷尾一片狼藉，全是从北方逃难来的百姓，以老幼妇孺居多，简直惨不忍睹。

这两年日军的飞机不时在长沙上空转来转去丢炸弹，哪里有一处安全的地方。警报也没个准，该响的时候不响，不该响的时候乱响，连茶园巷的胡家裁缝铺子也遭了殃，秀秀被炸成重伤，在大家精心照看下好不容易捡了条小命，要不然依奶奶的犟脾气，万万不能安生住在公馆带重外孙。

见小满东张西望，愁眉不展，薛君山嘴角一勾，笑容愈发冰冷，不管不顾，一路狂按喇叭，将车开得飞快。小满看出端倪，偷偷瞟他一眼，低头玩着自己手表，讷讷道：“姐夫，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？”薛君山嗤笑一声，冷冷道，“日军今年年底就能进长沙城，他们兵器精良，训练有素，玩命谁玩得过他们。跟你说明白吧，武汉守不住，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长沙，我算过了，顶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安置你们，等湘湘嫁出去，你们就有借口跟军队一起撤退，没人敢动你们。”

小满张了张嘴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薛君山放软了口气道：“你别多想，你和湘湘虽然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我还是挺喜欢你们，就是看在湘君的面子，我也不会拿你们怎么样。你和湘湘是胡家的宝，我得先想办法保住你们两个，等长沙的局势稳定，我再想办法把你们接回来团聚，懂了吧。”

“姐夫，要是长沙沦陷了，你怎么办？”小满终于想到最关键的问题。

薛君山淡淡瞥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先保住小命，见机行事。日本人也要跟当地人配合才有办法治理，只要有门道，什么也不用怕，说不定还能升官发财！”

小满悚然一惊，大喝道：“姐夫，你难道要当汉奸！”

话音未落，吉普车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停在樊西巷口，小满后颈被人死死掐住，顿时头晕目眩，手脚发软。薛君山凑近他耳边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这话我再说一遍，下一次就再不会客气，你们一家人的命都在我手里，我死了，你们全家陪葬！”

“姐夫，我错了！”小满只来得及挤出这句话，一转眼就被倒拖下来。薛君山揽着他往德园走，一边笑眯眯地跟相识的人打招呼，一路过去，热闹非凡。他能从乡里小混混坐到今日的位置，自然有他的本事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官大官小，都有办法投其所好，笼络人心。

跑堂的小陈溜烟冲过来，点头哈腰道：“薛处长，您小舅子穿这身真俊啊！”薛君山装模作样上下打量小满一番，朝小陈嘿嘿笑道：“果然有眼光，打赏！”说话间，他从兜里抓个东西，看也没看就塞到小陈手心。小陈掂出是个银元，脸上笑开了花，立刻将两人往雅座领，压低声音道：“那人今天没来，只来了徐处长一个。不过，听说那人是中央某位显贵的公子，刚从黄埔毕业，被送出去留学，半路偷偷跑回来打仗。”

寥寥几句，薛君山就已知晓前因后果，手下一紧，笑容满面道：“小满，听到没有，等下别乱说话！”

仗!”

“我不打仗，我去周游世界，研究各国的风土人情，走完了就回来写书!”

小满心头一动，伸头朝外面看了一眼，附耳道：“要不你假装嫁给他，我们骗点钱出去玩?”

湘湘斜他一眼，恨恨道：“说得轻巧，今天有大官来学校找我，那人肯定很有后台，到时候连累家里人怎么办!”

小满没了主意，缩进被窝，捂住脸长长叹息。

“奶奶，你不要老把孩子扔在外面好不好，现在兵荒马乱，平安有个三长两短你赔得起么！还有你，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到底在家忙什么！”薛君山的声带明显的怒意，湘湘满头冷汗，一把抓起床榻上的衣服往小满身上套。薛君山一脚踹开门，气势汹汹冲进来，喝道：“湘湘，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!”

湘君一手抱着小平安，一手来拉他，柔声道：“他们还小，不懂事，别跟他们生气，我做了你爱吃的肉丸子，去洗把脸吃饭吧!”

薛君山在湘君面前就是纸老虎，无论如何也发不出脾气，沉下脸道：“湘湘，跟你说清楚吧，你砸的那个人是张主席亲自请来的，我也得罪不起，下午我把人请来吃晚饭赔罪，要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!”

“她怎么会砸人，那人有没有事?”湘君惊叫起来。

“是他不对，那顾清明关我什么事，凭什么要我巴结他!”湘湘梗着脖子叫道。

薛君山心头火起，大步冲到床边，一手一个，将两人拎起来丢在院子里。湘君心知不妙，把孩子放下，扑上去抱着他，被他轻轻一拨就滚到一旁。奶奶想来护，薛君山大喝一声：“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昨天小满态度不好得罪了人，今天湘湘又闯了大祸，这两个小鬼不教训教训我没法交差!”

胡长宁从楼上书房冲出来，见这阵势，闪到两人面前，指着薛君山怒喝道：“你敢！我的孩子连我自己都舍不得动手，你不要得寸进尺!”

薛君山解下皮带指在他的鼻尖，冷笑道：“就因为你们宠成这样，所以两个小鬼没大没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屁用没有！日本鬼子马上打过来了，湘湘长得好，你还舍不得让她嫁人，难道想让她给鬼子糟蹋!”

胡长宁身体微微颤抖，连退了两步才停，奶奶无言以对，上前抱着吓得哇哇直哭的平安绕到后院。

无人能劝，两人这才知道今天当真要受皮肉之苦，齐齐往外冲，没料到门被人从外面锁上，而薛君山手一扬，两枚铜钱正中他们膝盖，两人双双扑倒在地，哀嚎不已。

“君山，你要打打我，他们是我带大的，是我没管教好!”湘君突然跪了下来，泪流满面。

湘湘心一横，大吼道：“姐，你别求他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个流氓，我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，是他抓走表哥，打断小满的腿逼你成亲，他是我们的仇人，

凭什么还要听他指手画脚！”

此话一出，院中顿时一片死寂，只有薛君山森冷的笑声在久久回响。胡长宁面白如纸，牙一咬，突然拦在薛君山面前，沉声道：“她不知恩图报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我自己打！”

“很好！很好！”薛君山将皮带交给胡长宁，转身把湘君从地上拉起来，笑眯眯道，“原来你一直把我当仇人，难怪对着我没什么笑脸……”

湘君听得心惊胆战，扑上去捂住他的唇，泪水潸然而下，“你何必跟小孩子计较，你对我们好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！”嘴里啪啦的声音和满院压抑的哭声同时响起，湘君如何敢看两人的惨况，小心翼翼缩进他怀中，只是这次并未得到他一贯的轻柔安抚，更加惶恐不安，抓着他的衣襟不放。

胡长宁红着眼睛劈头盖脸抽下来，状若疯狂。湘湘自知失言，害得家人受罪，缩着头不闪不避。眼看她白衣上染了点点鲜红，小满咬牙扑在她身上，死死把她护在怀中。

抽了不下二十，薛君山才算有了反应，用力拍拍湘君的背将她拉开，抢过皮带俯身凑到两人面前，用皮带戳着两人的脸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两个长点记性，等下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有个谱。你们一日是湘君的弟妹，就一日是我的弟妹，有我在一天，自然会有你们的好日子过，懂吗！”

两人连头也不敢抬，挤在一起抖若筛糠。

薛君山转身就走，湘君慌忙跟了上去，终于在他关上房门之前跟上他的脚步，带着几分怯弱挤进房门，不敢看他凶神恶煞般的脸，眼一闭，张开双臂扑向他，落入一个坚硬如铁的宽厚胸膛。

三

奶奶亲自下厨，准备出一大桌子好菜，薛君山怕客人不吃辣，专门从粤菜馆南国酒家买了几样菜回来，左等右等，终于在夜幕低垂之时等到一辆黑色轿车。

听到喇叭声，一身高衫马褂的薛君山连忙出门，笑容格外灿烂。除了顶头上司保安处处长徐权，还有一个身着笔挺戎装的年轻人，如今见到顾清明庐山真面目，薛君山不禁暗赞一声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也不过二十出头年纪，剑眉星目，英气逼人，身材修长挺拔，颇有几分儒将风范。

徐权额头的大包未褪，看起来十分可笑，只是薛君山哪里敢再多看一眼，点头哈腰将两人引进客厅，让下人斟茶。

到长沙，人生地不熟，要是不嫌弃，让这两个小鬼为您做向导如何？他们不知道从哪学来的稀奇古怪思想，经常气得我半死，还得请您好好教育！”

顾清明似笑非笑道：“你不用投我所好，我对教育小孩子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倒是你应该要你岳丈好好抽他们一顿，徐处长大人有大量，不会跟女孩子一般见识，要落到别的长官手里，你几条命都不够死！”

薛君山冷汗淋漓，连连道谢，顾清明手一挥，起身就走，薛君山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低头跟在后面，顺手拽上湘湘和小满。出门时，顾清明脚步一顿，深深看了湘湘一眼，只觉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颇有几分好笑，摇摇头大步流星而去。

九月初三是胡刘氏的生日，她每年没日没夜地忙碌，也只有今天才休息一天，胡长宁难得有兴致，和她散步去最热闹的八角亭买南货。

虽然胡刘氏累死也不会吭气，奶奶知道媳妇的好，到了这天总是做些媳妇爱吃的菜，只要胡刘氏一动手就叫孩子们抢活干，让她歇息，久而久之，胡刘氏也自觉清闲一天，到处走走看看。

湘湘和小满早早回来，虽然身上伤痕犹新，两人拿出惯常彩衣娱亲的本事，倒也把一家老小逗得笑开了怀。平安撒开两条小短腿跟在小满后面，把“小舅”两个字叫得无比清晰，一个劲要他举高高，小满哭丧着脸边举边逃，看到表哥刘明翰带着秀秀进了家门，如同看到救星，扑上去抱住他大腿假装嚎啕不止，平安有样学样，也抱住他另一条腿嗷嗷怪叫，逗得众人大笑连连。

时光的磨砺，足以让一个热血青年变得沉稳，刘明翰如今高高瘦瘦，眉目间胡刘氏的影子愈发明显，俊逸而不张扬，因为长期劳累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眼下黑色十分明显。

被一大一小扑个正着，刘明翰微微一怔，进来时紧抿的嘴角高高弯起，弯腰抱起平安，将他举过头顶。平安并不认生，手舞足蹈，咯咯直笑。

湘君在厨房帮忙，听到小满和平安的叫声，怕小满碰到伤口，准备让人带平安出去玩，一出来刚好看到满脸笑容的刘明翰，心头怦怦直跳，迅速闪到拐角，靠着墙呆愣许久，又回头钻进厨房。奶奶见她一脸惨白，抬头想摸摸她额头，湘君下意识闪过，赔笑道：“我没事，刚才看到一只老鼠，吓着了。”

奶奶嘿嘿直笑，突然想起湘湘和小满的伤药没了，连忙交代了一声，解下围裙就往外走，和刘明翰打个照面，笑容顿时僵在脸上。

刘明翰把平安放下，毕恭毕敬行了个礼，笑道：“奶奶好！”

奶奶回过神来，佯怒道：“你自己说说，我们搬到这里，你一共上了几次门！”

刘明翰满脸愧色，低垂着头不发一言。秀秀连忙凑到她面前，笑道：“奶奶，我哥学校炸了，他一直在忙。”

“秀秀越来越好看了，给我做孙媳妇好不好？”奶奶也不是真心找刘明翰麻烦，斜了他一眼，转而拉住刘秀秀的手，脸上似开了朵花。

小满向来唯恐天下不乱，立刻添油加醋，“原来奶奶给我养童养媳啊，怎么不

四

因为日军轰炸频繁，许多街都成了断壁残垣，瓦砾中来不及清理的尸体奇臭无比，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老远就掩鼻绕道而行。城里许多人下乡躲飞机，马路上店面大都关了，剩下的几家也是惨淡经营，倒是路上伤兵三五成群，拿着铁棒四处横冲直撞。行人哪里敢惹，一见到就躲，只有店里的人跑不掉，哭丧着脸恳求他们手下留情。

湘湘从省立一中冲出来，找了辆人力车直奔湘雅医院，没走多久，前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咆哮声，原来是一队伤兵围着一个省政府文职干部模样的人讨说法，那人戴着眼镜，挥着手极力安抚众人，只是无人买他的账，推搡中帽子和眼镜掉了，狼狈不堪。

人力车夫停住脚步，湘湘细细一听，原来伤兵们从前线撤下来，无人过问，天气冷了，有的仍是一件单衣，平时根本吃不饱。

伤兵们越说越气，有人竟开始砸街边的店铺，人力车夫还准备等他们吵过就走，见势不妙，连忙掉头，谁知那头又来了两名伤兵，抡起棒子就打，人力车夫抱着头惨叫，“我也是卖苦力的，你们有事找官老爷去说，打我做什么！”

“你卖苦力有什么了不起，老子是卖命的！”一个断臂的兵踹了车夫几脚，另外一个一只裤管空空的伤兵斜眼看向湘湘，恶狠狠道：“学生妹妹，还不快走，小心哥哥抢你回去做老婆！”

湘湘吓得瑟瑟发抖，抱着书包就跑，跑了两步，突然停下来，从书包里掏出所有家当，小心翼翼挪回来，把钱捧到那裤管空空的伤兵面前，却连头也不敢抬，双手悄然颤抖。

两人呆若木鸡，人力车夫连忙起身，赔笑道：“两位大哥打仗辛苦了，千万别嫌弃，早点养好伤回家吧！”

裤管空空的伤兵接过钱，笑眯眯道：“学生妹妹，快回去，不要出来乱跑，外头不太平。”

湘湘拼命点头，两人又笑起来，街那头突然有了变故，一辆车呼啸而至，顾清明车没停稳就跳下来，厉声道：“你们做什么，张主席刚颁布了《告伤兵书》，你们难道都不知道？”

那文职干部抱着帽子和眼镜突出重围，战战兢兢道：“我就是去坡子街伤兵收容处办事的，张主席说由省里先垫钱买衣服棉被，各位先回去等着吧！”

有人怒道：“等等等，要是相信你们的话，母猪都能上树！昨天还有个断腿的痛不过，一声不响自杀了，血流干了才知道。我们在前线为你们卖命，回来还要被你们糟蹋，你们这些当官只晓得捞钱，哪里会顾我们死活！”

顾清明跳上车，冷冷道：“张主席除了说要安排你们生活，还下了命令，以后实施军事化管理，严禁无事外出，对不法伤兵会进行军事制裁！”

大家都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，自然不会怕这种威胁，众人又开始大骂不休，有人横躺在顾清明车头，还有的对车子拳打脚踢，旁边那文职干部还当来个救星，没想到三言两语又撩拨起大家的火气，叫苦不迭，冲出人群一溜烟跑了。

“活该！”湘湘看不得顾清明那高高在上的态度，只觉解气，坐上车准备走，那两个伤兵连忙赶上前，一边笑骂一边给她开道。湘湘忍不住抬头，正和顾清明冰冷的目光对上，突然有些尴尬，硬着头皮叫道：“你下来道歉，大家就会让你走！”

开道的两个伤兵面面相觑，大笑起来，人力车夫抹着冷汗道：“你一个小姑娘多管闲事做什么！”

顾清明微微一怔，眸中的笑意一闪而逝，一脸稚气的勤务兵小穆也是满头大汗，轻声道：“长官，您看……”

众人开始起哄，躺倒在车前的人起来用棒子拼命敲打车头，湘湘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还当自己把顾清明给坑了，心里一慌，也顾不上害怕了，高声叫道：“别动手，你们弄错了，你们不是为军官卖命，是为四万万同胞卖命，为你们的爸爸妈妈卖命！”

湘湘太稚嫩，这一本正经的模样跟小孩学大人说话差不多，看起来着实好笑，伤兵们哄笑连天，倒是真的没再动手。

断臂那人拍拍人力车夫的肩膀，“兄弟，快走吧！”人力车夫拔腿就跑，大家赶紧让道，那断腿的伤兵笑容一敛，高声叫道：“学生妹妹，赶快逃到乡下去，不要落在日本鬼子手里！”

笑声戛然而止，拦车的人默默把路让出来，顾清明嘴巴一抿，突然打开车门，脱下帽子走到众人面前，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，正色道：“兄弟们受委屈了！辛苦各位！”

人群中有人轻声啜泣，顾清明大步流星回到车上，回头看了看人力车上翻飞的裙角，朝小穆轻轻挥手示意开车。

湘湘还想悄悄拿点钱就走，没想到小满没跟薛君山出去混，正在家里守株待兔，只得拉着他一起出来，东绕西绕，好久才到湘雅，等湘湘找到金凤，太阳已经快下山了。

金凤就是她那个老家在南京的朋友，金凤父母千里迢迢回乡接亲人，没想到最后一家人团聚在黄泉，只剩下堂哥孤零零逃出来。金凤听说那些惨状，泪都没流一滴，咬着牙考进湘雅护校，她哥哥和堂哥一起投笔从戎，要为家人报仇雪恨。

整个湘雅一片破败，师生在九月的时候撤走了绝大部分，据说在贵阳东山另起炉灶。金凤在门口的树下见到两人，并不见丝毫喜色，声音嘶哑道：“你们还不快走，待在长沙等死么！”

湘湘委屈屈道：“好久没看到你，想跟你说说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在哪里，为什么从不上门？”

自从金凤进了护校，两人就再没见过面，金凤满脸疲色，懒得跟她废话，轻声道：“有什么事，说吧！”

预计的热烈重逢场面完全成了泡影，湘湘心头一凉，强笑道：“没什么事，我怕你跟着学校撤走，到时候找不着你。”

金凤苦笑道：“武汉陷落，日本鬼子已经兵临城下，我们还留着等死不成。我们学校会在沅陵增设分院，我无牵无挂，应该会跟着撤到那里，到时候来找我吧。”

“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来找你！”湘湘犟脾气又上来了，嘟哝道，“我姐夫说会照顾我们，还说乖乖待在家里就没事，你别东跑西颠，先到我家住一阵子吧。”

这明显就是薛君山安抚人的，这笨丫头竟然会当真，小满急于表现，装模作样重重叹了口气。金凤淡淡瞥他一眼，和他视线对上，犹如被蜜蜂蜇了一下，浑身微震，慌慌张张拍在湘湘肩膀，肃容道：“我心里憋得难受，一天也闲不住，只想多学点东西，早点上战场为国效力。湘湘，你不要太天真，刀已经架在脖子上，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还有安全的地方！”

金凤说的是带着吴依软语味道的官话，语调尖利，又快又急，湘湘如同当头吃了一棒，扭了扭甩开她的手，又理解她此时的痛苦心情，舍不得顶撞她，只能蹲下来抱着膝盖缩成一团，看着地上一只疲于奔命的小蚂蚁，愣怔无语。

小满竭力挺了挺胸膛，走过来强笑道：“金凤，你别训湘湘，我们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，哪里会有办法，其实每次献金活动我们都参加了，也不算袖手旁观。”

金凤撇开脸没理他，布满血丝的眼中掠过一丝深沉的伤感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憎恶战争，一心逃避现实，我以前包容迁就你们，是我做得不对。湘湘，小满，你们不能一辈子被别人庇佑，国难当头，你们再整天耽于享乐，我只能跟你们绝交！”

湘湘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走，小满呆了一会，轻声道：“你知道我们家地址，有困难来找我们。”金凤看也没看两人，甩手就走，确有决裂的架势。小满左看看右看看，挠头苦笑一声，冲湘湘跑去。

湘湘停住脚步犹豫着回头，已然不见金凤的踪影，满心愤怒，咬了咬下唇，打开小满的手，一口气跑出老远。小满追上来时，她已经跑不动了，抱着他的手臂艰难地挪，哽咽道：“小满，我们跟姐夫商量商量，我们离开长沙，走得远远的，等打完仗再回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姐夫正在帮你找人家。”小满似下了极大的决心，正色道，“这次应该是找读过书的生意人，他们有见识，容得下你。”

现实，然而，危急关头，所有人都为自己打算，一直看她不顺眼的奶奶和薛君山亦然。

离渡口还有很远，车已经被人群堵住，寸步难行，两岸人山人海，哭声震天。薛君山把帽子一甩，提着箱子就下来了，让小满和湘湘牵着手别走散，他在前面开道。

时值枯水季节，江面并不宽，只有几十只划子在摆渡，薛君山火了，抓了个摆渡者逼问，才知道老板说怕划子被军队抢去，湘江河里几百只划子都停在西岸的新江河口，过河费要收三到五元。

说来也算自己手下的过错，捞这种国难财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。薛君山大骂不止，又害怕暴露身份，秋后算账时死得更快，买了两张票把两人送上划子，收费的人也看出他的来头不小，忙不过来时还叫了看场的人把两人送上划子。

划子上载的人数有限，刚刚满员，两个壮汉急着逃命，趁乱推开看场的人跳上划子，紧接着更多的人想冲上来，光跳板上涌上来的就不下十个。薛君山暗咒连连，飞起一脚踢翻跳板，跳板上的人尽数落水，薛君山揪住看场的人，在他耳边吼道：“一定要维持好秩序，不怕淹死几个作乱的！”

仿佛是为印证他所说，湘湘和小满的划子走没多远，后面一个划子上涌上的人太多，没开就已经下沉，众人纷纷落水，救命声哭喊声连天。

薛君山冷眼扫去，掉头就走，看场的人又要接到岸的划子，分身乏术，救命声很快消失，又很快有新的救命声在人声鼎沸的渡口响起。

划子走到一会，湘湘一眼扫过去，见水中浮浮沉沉漂着许多不明物体，还想看仔细，小满突然蒙住她的眼睛，湘湘醒悟过来，冷得牙齿嘎吱直响，死死抓着小满的手，两人都没发觉手心早鲜血淋漓。

薛君山送走两人，又在外绕了一圈，眼见天已大亮，愈发心惊肉跳，慢腾腾回家了。奶奶小睡一下，此刻竟把磨刀石搬出来，坐在台阶上磨刀，神情无比认真。薛君山连招呼的力气都没有，一步步走到她面前，奶奶停下来，慢慢抬起头，即使已到清晨，阳光仍然没办法透过灰蒙蒙的天空，她还是在远处的火光中辨出他的脸，一声不吭地把路让出来。

薛君山懒得去问，进门一看，家里和外面简直是天壤之别，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，窗户也是刚刚擦过，反射着灼人的光芒，薛君山眼眶一热，一边解下枪一边朝房间走，看到湘君闪身而出，身上赫然是初见时那件漂亮的碎花棉袍，眼睛一亮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面前，用力将她揉进怀中。

湘君笑得无比温柔，把他拉进房间，把烧好的洗澡水提进来，转身要走，薛君山突然拉住她的手腕，湘君回头笑道：“送走了就好，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，吃完睡一下，爸爸和妈妈都出去找人了，你放心，大不了不做这个官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！”

薛君山还没反应过来，湘君已经走了，薛君山用手舀起一捧水，终于让一大颗泪水落下来。

湘君捧着一大碗饭过来，薛君山三两口扒拉完，换了套军装正要出门，听奶奶一声大喊，出来一看，只见胡刘氏推着一辆独轮车，车上放着一床黑糊糊的铺盖，昏迷不醒的刘明翰正靠在上头，而头发焦黄，满身黑灰的秀秀在一旁扶着他，一声声叫着哥哥，泣不成声。

薛君山暗道不妙，连忙把刘明翰背到小满的房间，胡刘氏精疲力竭，当即瘫倒在地，哀哀哭喊，“到底做的什么孽啊，儿啊，妈对不起你……”

不等众人询问，秀秀用颤抖的声音说明了情况。原来，他们正在睡觉，街道两头突然起火，把人堵在里头烧，整条街烧得精光，刘明翰为了救她呛着了，一跑出火场就昏了过去。

奶奶端来水，撩起袖子准备救人，一边把薛君山直往外推，正色道：“你快去做事，将功折罪！”

薛君山默默走出来，摸了摸沾满黑灰的狮子，突然有不知所措之感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身后，有人轻柔地将他扶起来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能救一个算一个，快去吧！”

薛君山轻叹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一走就是三天三夜。

七

上了岸，湘湘连连遭遇惊吓，浑身虚软，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。小满也是一头雾水，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河边全是黑泥，两人深一脚浅一脚，满身满脸都是黑点，苦不堪言。

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泥地，两人在堤坝上久久回望，只见长沙上空一片通红，即使远在湘潭，似乎仍能闻到空气中的焦糊味道。此时此刻，什么话都是多余，小满牙一咬，把湘湘拉着就走，湘湘跌跌撞撞跟住他的脚步，直到他拦住一个老人问路，才终于挣出一丝清明，抓住他的手紧了又紧，靠着那并不强壮的肩膀，这才有了二分心安之感。

胡家住在县城附近的乡里，两人长到这么大只来过两趟，都有车接送，哪里认识路，而且此时街上的人大多从长沙逃出来，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。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一条宽阔的大街，突然听到人群中有人惊呼，“放火的来了，要烧湘潭啦！”

真是祸不单行，看着四散逃奔的人们，湘湘满心绝望，突然很想就此死掉算数，腿一软，往地上一坐，竟是一步也走不动了。

小满把她拖到一旁，还想最后一搏，又拦住一个中年人问路，那人惊魂未定，

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，一巴掌把他打飞在地，夺命狂奔。

湘湘爬过去把他拖到角落，两人眼睁睁看着人们疯狂地尖叫奔跑，仿佛看到了长沙的惨剧重演，拥在一起瑟瑟发抖。

整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，让失控的人们脚步渐渐慢下，接着，有人大声叫道：“杜师长有令：谁敢斗胆放火，即以机关枪扫射！”

人们停下脚步，嗡嗡声轰然而起，果然，士兵们散开，提着机关枪挡在街口，两个放火的人还想理论，被人一顿狠揍，再无人敢吭声。

危机解除，湘湘和小满同时长长吁了口气，这才发现对方脸上的污迹，一边擦脸一边吃吃地笑，笑得泪水纷飞。

一双皮靴笃笃而来，在两人身边停下，小满霍然而起，挡在湘湘面前，不顾那刺眼的光芒，对那人怒目而视。

湘湘却已看清楚那人的脸，惊喜交集，嗷呜一声扑上前去，预估出现错误，只抱到他的脚。

小满心念一转，来不及把丢脸的湘湘扶起来，抓着他的手臂语无伦次道：“顾大哥，我姐夫明明说……上头说有警报和起火信号，不知怎么就乱套了，全城都烧起来，半夜就烧起来了，好大的火，好多人没跑掉，船也不够，好多人掉水里，好多……”

顾清明低垂着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旁边提着马灯的小穆满脸怒容，瓮声瓮气道：“上头那些混蛋都该死！统统该死！”

这回连小满也吓得腿软了，他慢慢松开顾清明，把湘湘扶起来，看看那片红彤彤的天空，到底不敢开口求情，再者，自己在他面前哪有说话的份。

顾清明仍然满脸平静，只是从握得发颤的双手，大家都看出他内心的激愤。良久，他抬起头来，对小穆低声道：“把他们送到白塘村，送到马上回来！”

小穆连忙敬礼，提着箱子就走，小满想把湘湘背起来，湘湘却死活也不肯了，虽然有些步履维艰，背影还能看出些坚决的意味。顾清明目送他们走入黑暗中，扭头就去查探情况。

白塘村以村中央的白塘为名，四面环山，土地就在一个个山谷间，方圆百里大部分属于胡家所有，胡家祖屋靠山面水而建，祠堂正对白塘，两侧分布着高矮样式都差不多的房屋，祠堂旁边那栋就是胡大爷一家人居住。

胡大爷那代兄弟四人，胡十爷铁树是最小的一个，老三和老四是双胞胎兄弟，老四七岁夭折，老三一直在外从商，随着局势动荡，逐步把生意移到长沙和湘潭，大多在临江码头旁边，交通便利，生意十分红火。

七七事变那年，老三忧心过度而亡，生意交给胡家长字辈老大长泰打理。胡家虽然家大业大，人丁并不旺，祸事连年，只剩下胡大爷的两个儿子长泰、长庚和胡十爷家独子胡长宁，老三一个儿子夭折，另两个儿子一心致力革命，无意从商，都

在马日事变时丢了命，胡三奶奶疯了，胡三爷这一脉只剩下孙辈一个十七岁的湘宁，目前跟长庚一起学做生意。

胡大爷主事多年，屡屡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灰意冷，对家中子子孙孙管得极其严格。不过，也由不得他不谨慎，他最喜欢的二儿子长安虽然聪明过人，却体弱多病，刚过世没多久，胡三爷一脉的惨状自不必说，胡长宁又不肯回来，如今大孙子湘岳早年读书时参加革命，北伐时牺牲，二孙子湘泉偷偷摸摸跑去参军，只怕有去无回，除了双胞胎中的湘湘，他对家里的女儿孙女向来没什么好脸色，规矩又严苛，大家也不讨他嫌，一个个千方百计避得远远的，连他仍然在世的两个妹妹说起他也是恨得牙根发痒，平素懒得来往，如今家里日益冷清，老的老小的小，真是举步维艰。

再者，国民党走了共产党又来，共产党走了国民党又来了，来来去去都是一笔糊涂账，胡家却丢了三个青年的命，留下一个疯了的三奶奶，留下老人和女人们流不尽的泪水。胡大爷只能亡羊补牢，严令胡家青年不得参军，不得加入任何党派，违者在宗族里除名，免得殃及整个胡家。

胡大爷为胡长宁一家准备的房子就在自家旁边，所有家具都是新打的，全是他亲自选的料，诚意十足。当年听说胡长宁生了双胞胎，最高兴的要数胡大爷，胡家几乎每一代都有双胞胎，不过这一代生在胡十奶奶家，实在不好办。就为了双胞胎，胡大爷舍了面子，主动向她示好求和，硬脾气的胡十奶奶一直不肯理会，直到胡大爷以祭祖为名派湘泉和湘水来长沙接人，胡十奶奶才肯放行，可惜那时候双胞胎已经七岁了，胡大爷错过了两人最可爱的时期，悔了多年。

胡大爷十分喜欢这对漂亮的双胞胎，经常四处吹嘘，村里的人自然也耳熟能详，听说这对双胞胎回来，来探望打听的络绎不绝。湘水一夜没睡，硬撑着——挡驾，好不容易熬到中午，看到小叔长庚和湘宁两人匆匆从湘潭县城赶回来，交代一声，轻手轻脚钻进堂屋，随便抓了件衣服盖在胸口，朝旁边的小床探头看了一眼，脖子一缩，在小满的床榻上倒头便睡。

喔喔的啼鸣惊醒了白塘村的平静，小满早就醒了，把头搁在高高的床边看湘湘。两人四目相对，都是愁容满面。

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小满连忙打开门，等他们的除了湘水还有一个人，胡三奶奶坐在屋檐下，一手拍着面前的小矮凳，一边笑着冲湘湘招手。不知是不是感染到大家的欢喜，胡三奶奶的精神好了许多，竟然能认出胡大爷和胡大奶奶，每天早上都守在这里为湘湘打辫子，为小满整理衣服。

湘湘赶紧规规矩矩坐在小矮凳上，冲她挤出一个笑脸。胡三奶奶散乱的目光终于收回，松开手，手中有一把梳子，已经在掌心留下道道红痕。她以无比认真的神情梳理，仿佛每一丝每一缕都是珍宝，之后，把头发拢在手心结成辫子，扎好后左右看看，终于露出灿烂笑容。